# 衎石齋記事稾

# 衎石齋記事稾卷十

嘉興錢儀吉新梧

## 唐氏三世墓誌銘

唐氏之先自紹興當明之季年有僚壻七人者合謀爲明守

王師下浙東七人者遁而散處嘉興唐氏鄭氏其二也唐氏始隱城北之棲眞寺其後子孫衆或野處皆力穡讀書樂爲善余識其裔秉義數年秉義乞銘其祖父兄三世墓曰吾祖父以質慤爲敎子識其所自而已毋爲

夸譽夸譽非志也又曰吾叔兄無後吾子與伯兄子嗣
吾意傷之祔之於先塋其不失祀乎秉義之祖諱勝章
娶俞父諱士昂娶張兄諱秉禮字賓王娶章墓於濮院
之美食橋玉灣士昂子五其一殤伯秉文仲秉鈞禮叔
義其季也女四人秉義知醫常志於濟物不辭勩子五
人伯仲子各三人伯長子某庠生自始遷至勝章若干
世至秉義若干世銘曰
昭東穆西祔稍右也北面於湖南則首也世世守其質詒
唐後也

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張君墓誌銘

封儒林郎武威張君事親篤孝親疾籲神求代嘗穢別差劇里之士人以比庾子眞親沒弟求析產止之不可則與以田上腴者半他器物稱是未幾盡欲析君所有則又與之盡則又與之凡七析而無以食乃授徒自給猶時時與弟共所有弟沒殯乃已故所識劉文洵家富中落而瞽君爲謀居食於窨睎瑤函得方療其目復明冬暇立館門外一人跽泣請曰母死矣無以斂君遽脫所衣裘畀之已乃知其母死久矣君曰是屢假貸弱于

顏爾不足怪也夫生物者天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爲仁故聖人視物之與已一本連結而不可離蓋仁之體固然其事雖有至有不至而其心則無閒其閒焉者必私勝而不能充其仁者也人孰不欲孝于其親顧親之所愛弗能推焉奚以成孝斷一樹猶必以其時而况於人乎况於兄弟乎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君者其足以當之君之子澍以嘉慶四年第進士由庶吉士出宰黔之玉屏蜀之屏山所至以絜廉彊毅聞而君數敎之以豈弟君所著有眞知錄四卷嘗謂澍曰天下無不可

安之遇無不可與處之人吾於困勉錄中得之君之學以成其行也如是君諱應舉字聘九凉州府學增生考諱德貤封儒林郎母臧貤封安人娶於張封安人元奮勇將軍吳誠後人明而易姓故無同族嫌君生於乾隆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時加丑卒於嘉慶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時加辰年七十有三子四人澍有兄濂有弟洵濂俱殤女子子二人適孟適蔡孫二人乾隆五十九年我世父漆林先生主陝西試而澍獲舉明年澍來京師與儀吉相善也二十餘年矣既稔知君質行而澍

屬之銘墓則敬諾銘曰

情乎聊乎得時之春式乃嗣人求心于天以引其世年

# 陝西武功知縣錢公兩世合葬墓誌銘

武功知縣錢府君之歿三十年女夫刑部郎中蕪湖繆元謚始爲之葬而以其嗣子故靜海知縣鴻勳祔焉公諱汝器字用庵爲大傅文端公第七子乾隆三十年
高宗南巡　賜舉人會
詔開四庫館總裁奏充謄錄
上許之今有謝表存香樹齋集中者也後以議敘官陝西之武功數年卒府君倜儻好義才氣壓流輩閒爲詩歌有丹瓞居士詩鈔一卷詩餘一卷其沒也或傳爲汾

水神云娶唐氏湖北巡撫綏祖女無子側室關氏生女一即元諡妻也關氏撫女守節貧病數十年今元諡又將上其事於有司而請

旌焉鴻勳不逮事府君以縣丞官直隸遷令李於清苑旅舍中三娶皆無子今又將以兄之子爲嗣惟府君年之不永未有遺嗣惟府君之女孝於舅姑敬於所天和於家人女夫感其賢而報之於府君且及其嗣子厚已而又未有嗣孫於其塋也兄孫儀吉泣而銘其墓甎曰

嗚呼魂爲神體藏斯壻葬翁錢其思

# 舅氏餘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戚氏諱芸生字修潔自號葭林中歲多病年五十八絕而蘇又自號餘齋先世諱卿者自餘姚徙德淸康熙己丑進士翰林院侍講學士諱麟祥先生大考也廣乾隆庚午副舉人湖北廣濟知縣諱朝桂先生考也廣濟府君兩娶皆王氏先生與吾母皆後王孺人出雍正閒學士以事謫戍及歸而室儲盡遺書蕩然廣濟府君求之久乃得雍正元年所拜賜硯以畀先生寶藏之先生爲之圖後以名其齋與其

集者也先生長身鶴立無流俗嗜好好佳山水少從宦
之大梁之楚後嘗一之金陵及病不能登涉則多蓄名
畫臥遊以自適好茗飲雖病不能去曰吾癖是焉已寳
硯齋前壘石蓺梅蓄水為小池池上之亭曰種石先生
手營也積書數萬卷標題秩然時時檢讀必以歸其次
几硯之屬莫不整潔雙扉晝閉過從亦希撫卷長吟泊
如也先生介而和處事小大無不慎為人任患難不受
報晚境稍困人或負先生反相侮迋先生勿校也而詣
以倜然自致於物外而詩曰益工先生於詩尤篤嗜我

從父故禮部侍郞撰石齋集始廣濟府君僑居海寧之
園花先生閒來嘉興聽侍郞說詩及後卜宅於吾郡而
侍郞已前卒春雨蔣先生梓廬朱先生皆從學於侍郞
與先生談詩或連日夕交相折也先生之詩意眞體潔
出入於劍南石湖閒五言尤擅場朱先生嘗稱服病中
句百年終有死四海況無醫以爲雖山谷無以過病後
見道語切脫略畦町幾於純古淡泊之旨云先生至性
淳篤廣濟府君七旬患癱先生善事養以愈居親喪纖
悉必中禮方先生久病而吾母來京師先生以爲悲其

後六七年病乃稍愈扶杖行貌亦加腴焉及儀吉奉吾母喪歸去年十一月九日丁夜先生擁敝衾危坐秉燭待握手痛移時已乃收涕共飯道家常且曰吾病久必當自排遣以慰汝母於地下然是夕先生又病病八閱月竟以不起也病之始懸樞側右肉墳起如拳噓咳反側輒引痛以是臥輒起夙苦痺坐又需人日數十動止者半年先生則笑曰吾每怪盧升之之沈於頹也今乃信之病日亟飾巾敦匠謝醫藥於時有蔣某者以魏仲遠敦交集求易畫於先生先生謂儀吉曰此竹垞朱氏

之誤也博學之難蓋如是或贈舊尺牘一自署曰霽而

稼堂潘氏題之曰既足先生曰若何人邪巳閱亭林集

及年譜而知爲李先生雲霽也先生爲權賞累日亦欲

以自遣病其高致如此先生無子以從兄之子嗣曾爲

後孫三人孫女一人病革呼嗣曾曰禮男子不死於婦

人之手汝善伺我其夜卒先生生於乾隆十四年十一

月七日卯時卒於嘉慶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卯時

年政七十德清縣學廩膳生貢成均注選訓導省檄署

麗水敎諭會病不赴先生有詩三千首自删存勵數百

首第為八卷遺命勿乞人作序娶陳氏順天宛平縣知縣基女繼娶許氏大理寺評事培女許孺人賢而有文以嘉慶六年卒先生乃卜葬兩孺人於嘉興之北稱字圩自為生壙今嗣曾將以十一月十九日啓而封焉先期屬儀吉以銘儀吉受先生教育恩至深此亦先生遺命也於是南鄉稽首泣而書之曰

嗚呼是為嘉興寓賢德清戚先生之墓

## 馮吉哉墓誌銘

馮氏之先居浙之桐鄉乾隆初刑部左侍郎景夏始遷郡城四傳而至君大考浩山東道監察御史考省槐錢塘縣學訓導母王氏刲肱療親疾余嘗爲之記者也余世父漆林先生娶於王於君母爲兄弟器君於幼而以長女妻焉君年十八補縣學生乾隆五十七年舉本省鄉試爲敎諭杭州監敷文書院數困於公車更祖父喪竭力營窀穸家日貧於是王孺人老矣念無以養乃就職鹽場大使分發廣東幕府漢軍蔣公儀徵阮公皆材

君任以事道光元年春署電茂場大使夏旱禱雨感疫
卒時王孺人方就養於幼子爾熾東平州判任君垂沒
屢顧其甥錢某而曰我死矣奈何乎我母無他言嗚呼
士之求祿以養親者常不能朝夕色笑於其親側雖有
以養而家庭閒不能一二如親之志者蓋不少也自忍
於貧約則已耳而又無以安其親至於事未遂而身殂
長以賚其養之志而轉詒其親無涯之悲此凡爲人子
者之所動心而君何以瞑也嗚呼可悲也已君爲人敦
厚縝密工詩善篆隸之學逾年有事於潮州書抵余曰

吾來潮舍於文公祠下日瞻巖巖之氣象而握算不休實愧且懼噫君殆有不得已於中者邪君諱俊焯字忩賢別字吉哉生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卒道光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年五十一年月日葬於某原余從姊屢舉子而殤第四子詠基今奉君行狀請銘者也繼娶王陸俱無子側室徐氏生葆厔尚幼孫一人孫女二人

銘曰

嗚呼以親之養而去其親去不復見中殞其身垂絕猶慕哀哉斯人

# 徐新田墓誌銘

德清徐氏自餘姚西遷康熙中禮部侍郎倬工部尚書元正父子以清節聞尚書公之長子曰志莘父任入官其子曰以升孫曰開厚曾孫曰天柱即君考也比三世又皆入翰林門族盛且久矣而家法務儉約謹退恂然篤內行于舅氏餘齋戚先生高士也有人倫之鑒嘗曰昔范史稱伏生之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吾鄉徐氏近之矣又舉杜詩薦伏惠公之辭曰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吾友新田亦足當之新田君字也諱養原又字飴庵姚

王程君程出也逮事祖妣費後曾祖妣宋幼從父宦再入京師父乞養歸遭重親憂遂不復出君順事左右說經娛父久之父卒嘉慶六年充浙江副貢後四年母又卒君亦遂無意應舉君嘗言曰古之儒者必修六藝鄭之書數居之禮樂皆以養性也於是條通經傳著其大者爲明堂說禘郊辨井田議飲食攷古樂章攷周官五禮表五官表攷工雜記其說多墨守鄭氏若論明堂失之隘計侯道失之遠又直評其失爲尚書攷列漢魏舊說舉近日諸家所未及舉又爲隨筆決其是非爲黑水

攷渤海攷不附和其鄉先生東樵胡氏之說皆實事求是不爲苟同於六書會意指事辨析最精以及形聲四者字字別出之爲六書故糾二徐釋許之誤爲檀園字說箸李斯作篆之跡爲僮籀還史游字體之正爲急就篇攷異於古音增析段氏十七部得十九部求其得聲之原爲說文聲類本其分部之實爲毛詩類韻周易楚詞經傳諸子音證古音備徵記於是儀禮之古今文周官之故書春秋三家論語魯讀皆能列其異同而爲之攷於算學有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劉徽割圓表長廣

方說帶縱諸乘方記乘方補記三角割圓對數比例對
數新論欲中西之法各明其眞無相雜糅又謂古義明
可以知西法之莫能外也程太宜人善鼓琴嘗自製譜
君益講求音律以娛母有律呂臆說琴學原始樂曲攷
管色攷荀勖笛律圖注多據左氏管子淮南蔡邕之言
證後儒之違闕蓋篤信古學君志然也君常家居又書
外無嗜好非疾病喪紀不輟業誦錄攷論矻矻然循循
然五六十年以爲常安粗糲遠聲譽偶爲邑人評論所
箸書錢詹事先生見之大驚歎時始知之儀徵阮公徵

高材生數十人詁經于杭州君與其弟養灝與焉養灝
後官御史病歸亦篤素君子也兩人處衆中多稽而寡
言阮公甚重之其後校勘諸經註疏以尚書儀禮二者
屬君儀禮錯簡脫文尤衆君所校遠出永嘉濟陽兩張
氏上阮公進之于
朝雕版者三世多傳習之者他撰著及雜文詩歌潔本
若草稾累數千紙今君之子仁本琳校寫猶未竣君以
道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娶桐鄉馮氏先
君十三年卒君爲箸行略令仁本等將葬君某原乞子

爲銘憶予忝鄉薦餘齋先生喜曰不意爾與浙田同舉也嗚呼今三十年矣又不意而銘君之幽宮銘曰

世言心性末流墮禪君曰舍之不如反身高論經濟紛徇見聞曰非躬歷終恐誤人孝乎惟孝愼靜尙寬修禮播樂知服博文邑弍黃髮家蹤碩賢大命不淑令聞不隕湖山樅栴其延其芬千秋閟藏噫乎徐君

李次白墓誌銘

嗚呼悲夫吾何忍銘吾次白之墓也壬辰秋吾將出都門謂次白年五十矣猶數以程試之文聽得失於有司何益孰與夫歸就所箸斬見知於來世也乎明年吾其待子於江淮之間次白笑曰諾冬暮吾到家吾子寶惠書至次白則死矣傷哉瀕死謂寶惠僕有金二百以謀先人窀穸未就其付我子文賁爲之又謂寶惠致別於余語悽愴不忍聞今文賁將卜葬君先期乞吾文嗚呼吾又何忍不銘也次白爲人仁直通敏敦氣節其學無

所不綜貫李氏世以博雅名康熙乾隆閒兩舉博學宏辭科李氏皆有薦者次白生二歲而孤家故有書多散失年十七補縣學生處貧則習法家言以養母其後舍館於硤石蔣氏金陵王氏兩家藏書聞海內次白窮晝夜縱觀經目輒成誦不忘淵如孫先生僑居金陵賞其詩走與語大驚恨知之晚孫先生方纂集十三經佚註次白分任之成周禮賸義左傳集解若干卷孫先生善病晚年所箸書多付次白爲卒其業舉嘉慶戊寅鄉試入京師於是高郵王尚書其舉主也深於經尤善小學

吾郡程學使同文善言史尤諳習

國朝掌故及山川隘塞士馬芻糧治河興屯鹽悉諸利弊皆以所學名於一時及與次白語則皆瀹歎以為殊絕然次白處衆中侈頤莞懌退然若不能言者其自守嚴甚非其義一無所授受其於流俗意見無纖芥可著胸中者與余交甚密兩人生同歲長同入縣庠同嗜書其論為學門徑決事可否取舍殆無不同者始舍館於余一年海鹽朱閣學方增督江南學與之偕及還謂次白無去我以是居閣學家最久閣學沒次白經紀其喪

錄成其遺書而後返於余顧貧益甚且病不食不寢藥之若稍差者復出授徒又朝夕呫畢年餘而遂至於死也悲夫時舍館於吳侍郎椿家疾甚猶講授不輟或曰已諸曰吾職也一息尚存不可懈侍郎使其子以疾辭乃已及沒侍郎感其意賻助之甚厚次白兄鳳孫有廢疾次白奉養惟謹嘗謂余曰日者梅里人來謂吾子朋市肉以奉其伯父而已仍菜食此言殊慰念又謂余曰吾江南之行家未舉之喪皆窆之焉獨吾父未葬意朱君督學三年留將謀之不意其遽還也今當奈何余與次

白兩人家事相商度無隱次白以語余者不語人人也
迺其所箸書則雖余不以告蓋次白志意深遠初不屑
屑文字閒今得其手稾有攬青閣詩望春廬詞及詩攷
異詩經名物攷又有姓氏與地諸書草略未竟其十七
史攷異最完善辨覈詳審嘗與嘉定錢氏書並行者嗚
呼次白已矣幸而傳其所箸書其終見知於後世也夫
次白諱貽德字天彝又自號杏村先世自江陰徙嘉興
曾祖我郊官廣西參政祖宗海考朗俱國子監生永昌
府知府宗渭乾隆己亥舉人顒則本生祖考也妣陸氏

本生妣鄭氏娶吳氏能詩居姑喪泣血成瘵疾卒父白
時方踰冠遂不復娶子一文賁縣學廩膳生有學行能
繼其家者銘曰
嗚呼父白曠世之才萬古之心日星之耀而土壤之沉
已矣吾弦之摧兮其誰嗣音

# 戸部陜西司主事李君墓誌銘

君李氏諱培厚字耕淳別字心畬又自號少鄉山人大考長蘆都轉鹽運使諱世望考山西鳳臺知縣刑部員外郎諱以健父子俱第進士歷中外官俱早退歸所居崑山君於昆弟行次二母曰顧恭人我學士府君官京師時故兩廣總督吳公熊光以君入縣學試文導言於府君遂以吾姊字其後君來就婚於閩學廨會鄉試予與君偕歸杪秋又同至閩明年又偕歸又明年我府君棄不孝孤未幾君亦更祖父兩世喪蓋自庚申以來六

七年歡樂哀痛兩人境相似跡相比情甚相得也及予官戶部奉吾母以北而君與吾姊偕侍行君亦官戶部居四年又無日不相見自甲戌之夏君以念母陳假歸遂相睽隔是歲八月吾姊沒君期喪除久之而後繼室於常熟陳氏丁丑戊寅閒予奉母喪歸往來三四見數上堂問顧太恭人起居退與君道故舊言貌氣誼無異於前時迨吾又北行始聞君頗以煩懣致疾君長女爲予子寶惠婦近數年君與其女書語多不樂予心訝之予罷官猶留滯日下不早歸從君一日游盡君之所欲

語者而君訃至矣哀哉君有子二人女三人皆吾錢自出而陳宜人無子女君沒而陳宜人書抵京師謂君故所有先人遺田產當君在時已消耗殆償子錢家不足今則但存大屋耳餘一切無有及予歸之明年春至崑山而顧太恭人適以是日卒不及見見兩甥誠無以給朝夕嗚呼唏已君爲人仁厚謹飭處家庭閒善持大體有拂意但默坐不言於人惟予同居時得聞之今且頻年頓憊而竝不予告何也意謂予歸日已近而不致書邪抑且有書之不得達者邪夫盛衰遞嬗人事之常固

君之所習知而何以不能自解以至於斯也悲夫君生乾隆己亥某月日以道光辛卯某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某原年五十有三吾甥德馨德莪請予銘君之墓君故愛予詩則遂以詩銘之曰

憶我與子少爲朋讀共鐙火行連簦沈詩任筆看君能重親致歡君之初來予子舍偕愉承鑫湖涓搖篷山登往來帶水赤馬乘君家亦園嬉游會壘石坐我雲岐嶒雄談一縱傾三升君飲甚約言則膺退然履謙衣不勝人間至樂不可恆嗚呼兩家喪威仍卅年回溯悲塡膺

君宦京國勤潔稱將母謁告歸田賭弦摧更張不忍聽
婉容和氣愠繹癥母躋大耋惟子憑嗟未終事死淚凝
踰年母沒同歲塴兩兒履霜寒殘殞道路隕涕相憐矜
況我自出肝心崩不敢姑息誨其承古也尋母冬叩凌
以孝格慈惟烝烝琅邪之族期後興埋石九幽吾言徵

# 矯太宜人墓誌銘

太宜人姓矯氏奉政大夫吳縣董如蘭妻翰林院編修國華嘉慶戊辰科舉人國琛母以嘉慶二十四年秋某月甲子葬先期國華以書詒儀吉於京師曰不孝與吾子爲道義交往彊圉之歲我兩人先後悲失恃踊躃嗚號惟子寻同茲奉吾父所爲家狀以請子銘子其無辭狀之言曰宜人爲人慈厚而夷曠一旦無疾猝逝豈以寻病禱神而及此邪儀吉歎曰其殆有焉昔唐子西之母史以夫病請代而沒眉山蘇氏實記之其事蓋相類

而狀不敢質言之斯愼矣夫銘曰
於嬌之先嬌父仕晉蓋出姬姓仲彦亮節蜚遯扶風久
家關中泉於文獻沚官在吳遂遷姑蘇乃曾大考爲穀
城令厥諱廷俊祖諱錦堂考諱世綸是生宜人曩穀城
君女適董氏婚媾伊始中表密邇稔之賢淑再世而復
君舅尊章豈惟孝事于以先意姑沒舅老嫁女而思固
迎之歸女公弟妻爰居爰處甥姪易乳夫弟女妹若兒
子女嫁娶揩拄奕奕作廟文獻以祠斯爲善懷夫子宿
疾籲噂北辰蘄代所天林鍾之月十六日夜言笑方暇

今夕皎月明當晴杲和藹宜好琛也侍言曷委婢嫗孃
毋勤苦蚤起如常操作親之竟升砌臺何中圮譬心
去神時方加辰女四存二趣歸視玲得請灸憾生於䇷
歎十月乙未六十六歲所天杖泣禱乃應邪而疇以家
華也星奔慎卜兆域踰年乃克周園之濱喂㡿高原閟
此刻文

# 周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代州周氏歸故刑部員外郎崑山李君以健爲筵刑部始掌鳳臺改官日下太孺人皆從言容無所弛進止無所擅女君顧太宜人大賢之刑部之考故官長蘆都轉鹽運使既退老于家刑部乞養而太孺人從歸江南嘉慶十二年刑部郎世道光四年閏七月十六日丙午太孺人卒其後二年縣之士民相言曰刑部之亡太孺人年二十九爾苦節十有七年以旌協於朝令且自太孺人撫其八歲孤增厚今長而愛人逆歲

隔并偕其適兄伯仲出粟振博與而勤稽幾廡大起吾閭李氏兩母皆日嫫其子以活吾鄉里也是太孺人又善教也則衆走校師及宰之門賁譌有司察之信乃達于禮部

詔爲坊於其縣於是增厚筮日告柩葬於某原而求儀吉銘吾姊爲增厚仲嫂增厚妻錢塘吳氏又我姑之子

畡誼至邇且太孺人賢不敢不祇敬以銘銘曰

華祉美食志追傷也冰雪菀積德追生也鞠瘁以貞後延盈也

# 亡姑蒯君夫人墓誌

儀吉第七姑適蒯氏善繪事自吾高祖母陳太夫人粥畫以炊教成我會大考蘐顯於高宗遂以畫名天下百年矣姑畫出人皆以爲能繼太夫人嗚呼繼之者畫耶其有由然者耶我錢之先自明中葉仕者五六世及明亡或奔走障海或遯于鄙家往往破矣康熙中我五世祖鶴砰府君教諭西安貧甲治行高祖廉江府君侍左右不忍離而屬家政于太夫人太夫人乃留居所謂南樓晚以自號者也樓在海鹽中

錢里朽瓠敗瓦矗立村野中並港港南北屋數十星散處皆吾宗也大抵耕桑不自給嘑號塞聽太夫人則存恤之甚厚外釁非意平心愼慮從容以應而以其閒俯仰晨夕察時物之變態見天地之生意得之心而寓之於畫當是時從父少宗伯公幼太夫人即教之畫及姑問畫於少宗伯公公遂言曰妹亦知太夫人之德蓋所處至艱難而詩禮之氣常怡然有以自樂者邪六十二歲文端始登第有祿以養太夫人猶藉畫補不足其後孫曾科目繼起盛矣然截固知老人作畫時有未嘗望

及此者蓋種德者之於天豈其有所望而且以自必邪
矧夫繼之者或厚其積或否將無復有所以天者邪妹
其思之姑乃僾乎追慕題所居曰仰南樓時端坐卷舒
遺翰如見太夫人而思其用心故姑之事舅姑也以孝
聞子之幼也即授之小學成照芬旣同舉京兆試歸常
令之靜坐曰養汝生機則理可明矣撫庶生甚有恩待
人靡不厚事雖可危可忿無所于迫激謂儀吉曰我之
於家也若種樹然深根勤溉以俟其天而已蓋所得于
家學者如此多見元明名蹟閒論其工拙厚薄之故皆

有理詣始病痁聞儀吉言事奪俸肖鷹以賜振其志遂為絶筆諸子將卜葬屬爲銘嗚呼先考同氣十有一人十數年來惟我姑獨存而姑又没矣至哀無文其何以辭謹質書其世出嬙屬忌曰曰

噫乎斯邱之藏是爲故江南安慶府江防同知嘉興錢府君諱某之幼女諱與齡字九英大考爲太傅文端公妣歸安沈氏封宜人所生陸氏貤贈孺人始生在沭陽縣廨十二歲失怙恃十七歲陸孺人李二十而嫁爲前權廣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吳江蒯君嘉珍妻生四男晉

保闕保成照芬一女夢蘭嘗從刜君入京師西踰鬱林南觀濤江年六十有五棄堂帳于棃里之居時則道光七年秋七月庚午也

正烈劉宜人墓亭碑

故連平知州揚州蔣君世珍之妻劉順治中以節烈死州人葬之於城南烏石坳謚之曰正烈碣之曰正烈劉宜人之墓又亭之於其前百六十年矣嘉善陳君鵬來爲是州始攷舊聞諮父老稍得其事顚末申於大吏爲請旌於

朝嘉慶二十三年也初蔣君之爲政也甚惠愛其民於時嶺海初定土寇猶數發諜報旁縣賊數千人嚮連平行至矣蔣君曰賊至而後圖之將驚吾民吾往可以權

其逆順強弱而爲之所則策馬遽往入賊中召其渠諭以
朝廷威德賊無白首理若能降邪吾將舍若罪復若業何如賊素聞蔣君好官感其意相率願解散去不犯連平是夕也君宿賊營中集旦而還守備吳章者故與君有隙幸其出即誣君通賊告於總兵黃應傑應傑故明將以惠州納降者也即以啓平南王牒下捕君赴郡獄而宜人領繫守備廨旁舍中吳章將無禮於宜人宜人大怒叱咤去則又遣婢子游說以導意宜人曰死不可

後矣遂縊而死蔣君下獄病亦死事竟不白逾年吳章有罪入廣州獄亦死連平之民相走告皆曰宜人擊殺之也蔣君他行事不箸其到官年月志乘且失載單騎諭賊一州安全功亦焯矣然而非宜人之烈雖君之賢終湮沒而不彰知死不懼完天地之正氣震動於人心晦而愈光久而日新吾是以大宜人之烈也爰頓首洒筆敬書其亭之碑

謝烈婦墓碣

懿乎是爲東莞謝烈婦之墓烈婦王氏杏芳其名縣之寶潭村人年二十一適同里謝亞煥未朞亞煥死烈婦奉姑李以居矢不嫁縣學生王永清者瞯其美欲娶之而詭言爲其從子娶婦使導辭于李李知烈婦意堅辭不可永清素姦暴橫行一邑人人指畏之先宣言曰若不從吾且毀若屋李懼而勸烈婦行烈婦笑不答已而永清帥數十人至大譟升屋撤椽發瓦勢洶洶不可止李大懼竄伏烈婦慨然出語衆曰若曹欲何爲我在也

勿驚我姑永清見烈婦出計得甚呼衆篡之歸先是烈
婦知不免采毒艸爲備輿中食之盡抵永清舍登堂毒
發死永清謀於亞煥之季父某乘夜還其尸瘞於亞煥
側李乃告於烈婦之父庭瑞愬諸縣縣令倪君逮永清
之從子以訊方刼婦時其從子適它往壹不知永清所
爲久之獄不成蹤一年矣會元和吳君毓鈞權令至亟
逮永清永清之平海匿某守備廨中吳君移書守備怵
以利害始誘永清出一訊具服下之獄瘐死奏當上於
朝得

旨王氏其孚旌道光十一年冬十二月也後二一年儀吉
容嶺表緣縣人之志而碣其事於墓

吳童子壙銘

吳童子者恩熙名慧生字爻傑刑科給事中嘉慶二十五年冬生於京師三歲從給事於蜀逾二年直發于腓旁而已北歸至臨潼復潰至京師遂不差八歲殤道光七年夏六月也自童子疾甚而予始識童子予方異童子之孝且敏童子亦暱就予而不虞其遽沒也童子既沒數日予閒獨坐小齋視日影度南牕下枯竹閒冉冉欲盡意悽愴念童子之言惟給事未有他子童子生絕愛憐之及迎養尊君渼陂先生成都日抱孫動息與俱

愈無所訶責而童子特謹畏甚命之如嚮近者病中摹
書寄先生於家計日而曰大父久不我答我知之蓋以
我書劣又愛我弗忍斥爾我愈當更習之得佳書以娛
我大父也予問童子疾童子迎候肅然具言昨服某藥
某藥無誤者及革晨起猶慰其父母曰今日病稍退也
奴市藥則曰方暑晡而往可矣奴述其言而出涕又曰
嘗見奴輩弈以語人奴曰公子伺吾短恥則愧甚頰赤
自後家人過失務掩覆弗復道四歲觀蜀諸生射乞得
小弓矢而效之支絀挺然見畫亦效之惟肖今猶存圻

枝二幅于母袁鍼䰻中嗚呼孔子曰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不知其子視其父以給事之賢乎固知童子之有教也既見而喜其又有質也方語給事誼修德而慎致其習以斬其成也而不虞其遽沒也傷已今將歸骨於楷山之陰而給事乞予銘銘曰

昔子敬樗蒱之談張元虧齒之對狹中口給猶美乎當代不如童子之言溫溫乎其有愛也珍木嘉卉高岡植檕煌煌熒熒秋風悴之不成其楨噫吁嚱吳生

## 硯貞權厝誌銘

硯貞小妻胡姓嘉善人初名愛珍生九歲當嘉慶己未吾父督學於閩吾母自京師歸稍留將之閩而硯貞隨其母金來金嫛也居閩二年歸金挈之海鹽某氏硯貞之在閩也金請於吾母長以歸余至是惑于人言將他屬硯貞驚泣不可所以撓勸之百方會其舅氏有欲敓以爲婦者金頗從之且揚言余病不測矣硯貞大哭期必死初余祖姑適嘉善朱氏硯貞居舍近於朱及硯貞居海鹽其大父年七十餘矣時往撫女孫還言於朱事

頗聞吾母乃召金來來輒去去而女病金亦憐之也則復來來又輒去如是者四年丙寅十月吾母謂金若自決當如何金度不可強曰決矣然時時忽意思不樂輒欲易字女大呼曰趣從我歸海鹽女悲懣以是疾益痼明年夏六月病革金度不可治乃請于吾母曰惟所命七月以歸余逾月卒年十七覘貞姿性明慧願氣柔宅心厚類不當以瘵夭死而竟不然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尙何言某月日權厝于某阡而爲之銘曰

忉忉慱慱昔生之心兮灝然曠然魂嬉今兮骨肉偃斯

女貞之木森兮

硯貞別誌書磚

硯貞生河南某縣八歲還嘉善有老尼名之愛珍硯貞之至也余姊授以毛詩唐人絕句鴛鴦湖櫂歌其誦之也曼聲眇指如會古人意敎之爲詩不能工然以是頗厭鍼黹而尤嗜識奇字閒以問余燭下俄頃閒或至累百翼日覆之未嘗誤也其後三年自海鹽來余妻陳呼硯貞賭識字而硯貞數負余戲之曰若讓女君耶自晦爾耶則掉首曰否已而泫然曰我心血耗矣不復能強

記故負也海鹽俗勤蠶遂工視蠶余謂若名愛珍宜細蠶請其故余曰愛珍者蠶名也則請覆其書嘗見秦少游蠶書笑曰是無用于今我當以今蠶事覼告君君為書我亦當如秦氏婦余卒卒未果而硯貞私有所記數十條其沒也余為潤色之題曰說蠶沒前數日久雨掩牕坐無聊漫取紙書曰瑞麥雙岐適余入笑語遂止自後遂不復書也明日中秋將夕霽初更月出稍下射廊廊深未及牖女伴譁笑指曰月出矣硯貞坐房中不見月笑曰月安在吾欲看甚走出至堂中遽踰閾及廊余

遽止之笑而入自是不復出堂閾方是時晡熱甚其後二日謚嗽上氣醫者陸翁鳳紀曰是爲息賁法不治又後四日而余有事之崑山其外後日卒遂不復見也瀕沒余母妻問若何念曰念父未殯居平不佞佛忽曰我拜佛願一家長生端坐而逝丁卯八月二十四日也其生也辛亥十月二十五日硯貞既久病自度不可愈嘗獨自言曰未知死味何如其有知邪無知邪會余從人假潛研堂集見輪迴論大喜微誦曰人之有神如花之有香也未聞花落而香存豈有人亡而神在灑然若有

得者噫今其知死味矣其果知邪果不知邪抑輪迴邪否邪余既銘其壙意不能釋竊擬夫西河毛先生之于曼殊也故又為別誌書甎

說蠶附錄

凡育蠶先期取種擇繭之居蔟上者說文蔟引蠶蓐從艸文織密者稱功者併衣置之筐必溫燠處守以貓御而蛾出乃偶而反之筐藉以菜子是時也宜東南風則易生子子者蟻也凡下蟻勿使攢積忌壘種也第一日出者為樣蛾早出者佳晚出者力薄去之乃均散於

漣漣者布也一謂之簾度黃梅則置之甕明年二月十二日俗謂蠶生日乃浴種散堊灰於湯稍凉浴之炷香盡尺乃已暴日中勿使凍陰雨則更襲以布置之灰以滲濕乃懸於風中燥而拂之仍反之甕清明後蠶始轉轉者色漸黑也或曰當浴時以鹽洗是爲殺種使子之弱者不得轉其轉者皆良蠶也候屋外桑葉如豆葉大時時出之置之下風使聞葉香仍反之甕一二日則皆轉或置籠𥫗旁少頃盡出竹木筯振之鵝翎埽之入爲務中稱其重以準葉之多寡凡

采桑貯之蒲簍必濕其外縛以巾勿使當風當風葉不脆將飼薄刀縷而切之視其小大而愼與之二眠三日後不須切也其未眠也尤忌濕葉凡葉裛雨露中或色味變不可以飼佳葉甫采歸亦勿亟飼稍涼乃與之惡鬱熱也大眠三日後葉正盛檢視乾濕人力或不周猶宜稍稍寘意也凡飼蠶晝夜時其飢勿嬾惰也蠶善化忌遠客若醉人若諸不潔者眠而聞雷縛鐵器於椎以禳擊大眠三日開蠶廣韻蠶分前蠶丑利切一日落綱凡蠶時畏寒亦畏驟熱寒則熾竹炭於室

竹炭者䓁硝也凡蠶之美惡不能豫言大抵二眠體色齊者佳吾鄉蠶種多取給太湖餘杭春雨沙於桑餘杭蠶食之輒死餘杭山產也太湖故沙產則不害山頭柴宜杭稻之潔者灼山炭宜不煙者或以竹炭凡繅絲無問粗細以勻爲好餘杭火種太湖千金種十斤繭可得絲二十兩他種不過什一也

小女子瘞甎銘

天孫錢女子子丙寅生丁卯死死若生皆七月生六日死十八父遁天維兮悲訟無已爲之辭昔者出厭衆譟還入門劍汝笑逐書嬉手翻翻藥瞑眩從父言從父言奈何夭夭速朽銘蘄久

殤孫瘞甎記

殤孫壻生以道光四年十一月九日周一月而盡十二月八日也自病之作卽日瀕於死飽乳而安寢者財二十日爾嗚呼汝何樂此二十日之飽且安而爲是人邪

汝又安知夫世之人自少而壯而老蓋有求一日之飽且安而不可得者耶而又何悲耶瘞於浙江誼園而書其瘞甎曰

人之有孫生而愛之人耶其天敗兮嬾兮不忍離臥閤而棄汝草閒噫使汝父兄宗族常係跡於京師也此二尺之土其尙無患

亥壽葬誌銘

悲乎此吾第八女十小無服之殤掩骨之坎也初我大母沈太恭人兒弟炎六先君心瞿於閏也故六妹行七予仍前規又避妹炎女遂遞降呼十小云道光七年歲在大淵獻秋八月十一日生于京師時亦加亥故以亥名兩歲病已愈明年又病其七也六歲十二年春正月八日也曉寤初覺吟前人句憿如平時忽顧謂毋姚兒謝孃恩姚聞驚疑訶若何語囂移未中泊然坐化玉柱垂尺舉體和柔俗云如來弟子墮衆生趣報身如是佛

吾不知事則異焉嗚呼吾女令秀奇慧越於常兒羸弱
痛苦受於積歲嘵笑不任而捷解人意行持偏用而無
躁已忘將冀天憐終能茁長醫藥疑效蒼皇不暇勉從
羸博之文實速形氣之痛移恨元石訴哀後賢銘曰
韓之女挐虛之姚婆錢之亥壽石三其曆父子恩愛猶
愚則那

十殤誌銘書甎

誌曰浙江廣誼園門東嚮入門西行折而南復西行折而南得別窆一所廣二三步輪五六步淺草叢棘中蓬顆鱗脊南則我錢氏十殤在焉得地五分之一其前吾七妹周之冢丙向其左曰朋壽巳向其右曰莘丙向又其右曰莛又其右曰茗皆丁向吾之四子也其北曰樸曰墀皆丙向吾之兩孫也其右爲吾九女又右十女皆丁向莘莛之間爲五女午向嗚呼吾妹之殤在乾隆乙卯朋壽以下之殤始嘉慶甲戌至今道光壬辰十九年

閉天者九人與妹而十悲乎是歲季秋之月予將出都門誌其方於甎而系之銘銘曰

有幼者魂魄二五地下出入誰爲撫地上春秋猶有主一歲二三焉奠羹臟今將歸兮嗟告汝肌肉易朽骨難腐豸虪趺蛇莫予侮千秋萬歲爲野土

八女瘞銘

予銘十殤南行有日約車戒晨殤者又一倉兒如癡徊徨遂失亥壽之右囓復囓嗚呼吾何心哉而忍持此筆嗚呼是爲吾錢八女性知孝順年則二七也

西城瘞旅冢誌

嗚呼是爲平陽賈人百九十有七遺骸之瘞所也乾隆初晉人爲館於阜成門外之地藏寺凡賈而客死者權厝焉待其子孫至而反之有年所矣已而反者少厝者積寺僧又私質其旁近地益無以容則發舊厝以爲新瘞者之穴而猶冀其子孫之反之也別而識之囊縢瓿卷者塞一屋又無以容則暴露庭中盆盎列之風日於上烏犬於下骨多不具巡城御史聞其事勘驗得實逮僧於刑部正其罪爰謀爲之瘞而西城故有官冢亦歲

久盈焉乃請於
上出緝捕羨金於城之內外置冢二而瘞諸賈人於城
外之冢左右以班尋丈以準楬名題於前和寫圖存於
官廨終將待其子孫之能反之者班求之可以不惑復
立石於其前用示道路無侵踐焉獄之發副指揮屈榮
祖辭之聽正指揮許惇書候選知縣王有壬冢之誌巡
城御史麐福錢儀吉也時則道光七年冬十有二月

記事稿卷十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